

石樓縣志

目錄

卷之一

星野

輿圖

沿革建置

疆域

形勝

山川

津梁

城池

公署

附倉廩

積田

學校

祀祠

附義塚

卷之二

典禮

賦役

戶口

稅課

鹽政

里甲

鄉村

寺觀

卷之三

武備

秩官

歷官

名宦

鄉賢

選舉

人物

忠孝

節義

坊表

仙釋

風俗節序

食物土產

古蹟

並墓

祥異

卷之四

藝文

御製
墓記

上諭
政記

祝文
橋記

學記
路記

營記

卷之五

藝文

申詳

卷之六

藝文

詳文

卷之七

藝文

祭文

表文

示諭

看語

碑記

卷之八

藝文

碑記

引

銘

歌

序

詩

跋

石樓縣志卷之四

藝文第一

古之帝典王謨尙矣猶今之

諭旨天語煌煌並垂萬世敢曰藝文然而文王以文
治文之用大矣哉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矧文以載道言以顯文所以導化源也孔子敘二
代之禮杞宋無徵以文不足故耳石小邑前賢著
作多不可攷今特敬錄

敕諭以勵官民俾觸目儆心家諭戶曉與典謨並傳

千古次附詳示以稽政蹟載碑記以知廢興敘題
咏以備采風重其事不論其文重其人不刺其質
予獨於此加詳焉非好繁也亦稍補山城之文獻
焉耳爲志藝文

御製

至聖先師孔子贊

並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
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
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
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
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
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
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

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

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擒筆而爲之

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

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作樂既窮象繫
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
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義墻可晤孔子
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
義中正秉懿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
遡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
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
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
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

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姿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來貳一善服膺
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
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
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
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源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重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
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慎簡學使釐剔
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棧作人之
意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
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
故也茲

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諸生幼

聞庭訓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
經攷義勿雜荒經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
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
逸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
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
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
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茲之人名教不容鄉黨
弗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

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
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
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
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
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
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
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
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
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庸劣改省爭自濯磨積

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選束帛方旌不特
爾身有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
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躐冶暴棄
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裁
培復干咎戾

王章具在朕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
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
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
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卧碑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旣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卷之四
一 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
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 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卽
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人詞訟
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証

一 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
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爲師亦當盡心教
訓勿致怠惰

一 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止書陳言如有一言

建白以違制論黜軍治罪

一 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
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
治罪

上諭十六條

一敦孝弟以重人倫

一篤宗族以昭雍睦

一和鄉黨以息爭訟

一重農桑以足衣食

一尚節儉以惜財用

一隆學校以端士習

一黜異端以崇正學

一講法律以儆愚頑

一明禮讓以厚風俗

一務本業以定民志

一訓子弟以禁非爲

一息誣告以全良善

一誠窩逃以免株連

一完錢糧以省催科

一聯保甲以弭盜賊

一解讐忿以重身命

卷之四

九

上諭

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葺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
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
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
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
勵今海內群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

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肱股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且候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

卷之四
二
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
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
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
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
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賸小民之
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
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

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母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
賢否也特諭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諭直省督撫等官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厯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峻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

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楸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

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特諭

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

御筆

上諭

上諭古訓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此甚言自作孽之不可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之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卽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招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

天戒但思天下民人衆多良頑不一或由愚昧無知因饑饉困阨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行術詐僞習俗乖張仰蒙

上天垂象以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懟竟忘

上天降罰之所由來若已身無辜而獲譴者背天違理莫此爲甚朕卽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懺悔而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

多寡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卽顯而可見者朕此諭旨並非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爲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爲福思之勉之特諭欽此

雍正十年閏五月初四日內閣抄出欽奉

上諭山西汾州府石樓縣知縣紀錄五次臣袁學謨恭

刊志內直與典謨並垂千古至

聖諭廣訓諸書已專行天下茲不復梓

文昌祝文

惟神出有入無顯仁藏用秉衡帝座文章司命
合茲聖誕謹以牲帛醴齊用伸常祭

奎星祝文

惟神斗極之象太乙之精頭角變化天下文明
名宦祝文

石之父母匪只一人稽諸政績諸公首稱農桑勸
課士類作興刑簡政清滿邑謳吟諸公往矣嘉績
猶存仲春舉祀血食無窮

鄉賢祝文

嗟乎夫人之行原於天性汨於物欲鮮克有盡惟
我石邑古唐遺風褚家父子忠孝成名克盡其常
以常處變敵人之侵誰敢拒戰父知爲國子知爲
父奮不顧身忠孝之祖仲春舉祀血食千古

社稷祝文

敢昭告於縣

社稷

之神惟

神品物資生蒸民乃粒

養育之恩司土是賴今茲仲

春

禮宜所報謹以牲

帛醴齊云云

風雲雷雨山川祝文

境內山川

敢昭告於

風雲雷雨之神曰惟

神曰惟

神妙運

神機

生育萬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

某

欽承上命忝職

茲土今茲仲

春秋

敬具牲醴用伸常祭

八蜡祝文

惟神宏功默運利我蒸民五風十雨萬寶告成

仲

春秋

舉祀洋洋如臨

城隍祀文

惟神奠位石宇職司幽冥保障一方主宰生靈

禦災捍患福善禍淫凡我黎庶是依是憑今茲仲夏謹以牲醴庶品用伸常祭

衙神

鄧侯
土地

祝文

惟神律令之定百世是遵生青之德萬民以寧
鄧侯誕祝文

惟神輓輸之績當代首稱律令之定奕世攸遵
獄神祝文

邁種之德光於帝廷明允之職期於無刑

龍王祝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邑厲壇文

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后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
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故天下之大兆民之
衆必立君以主之君總其六又設官分職於府州
縣又於每一百戶內設一里長以統率之上下之
職紀綱不紊此治人之法如此天子祭天地神祇
及天下山川王國各府州縣祭境內山川祀典神
祇庶民祭其祖先及里社土穀之神上下之禮各

有等第此事神之道如此尙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爲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取財而逼死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禍而負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爲毒蟲所害者有爲饑餓凍死者有因戰鬪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日縊者有因墻屋傾頽而壓死者有死後無子孫者此等鬼魂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離於他鄉或人烟斷絕缺其祭祀姓名泯沒

於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
魂未散結爲陰靈或倚草附木或作爲妖怪悲號
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雲之時凡遇人間節令心
思陽世魂杳杳以無歸身墮沉淪意懸懸而望祭
典言及此憐其慘悽故

款天下有司依時饗祭在京師有泰厲之祭在王國有
國厲之祭在各府州有郡厲之祭在各縣有邑厲
之祭在一里又各有鄉厲之祭期於神依人而血
食人敬神而知禮仍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欽奉

如此今某等不敢有違謹設壇於城北以某月日
置備牲醴羹飯專祭本縣闔境無祀鬼神等衆靈
其不昧尙饗

石樓縣儒學記

顧一碩

石樓縣儒學在今崇文坊爲大成殿一十二楹兩
廡各八楹講堂暨兩齋凡二十六楹上漏旁穿者
半之洪武六年予來知縣事伏謁廟下顧瞻徘徊
念茲興文之地爲風俗教化之本而隘陋若是不
足以妥神靈竦觀瞻處士子謀諸父老進其秀者
於庭諭之曰聖人之道在人倫日用間皆爾民賴
以俱生非皆釋老虛無寂滅之比汝等寧不有動
於中乎於是莫不感發興起相與割地輸財願一

新之及鳩工孱功而來者如歸乃因其舊加充拓
焉築宮墻計百五十餘丈建大成殿五間爲楹
一十有六臺門四楹明年建明倫堂五間爲楹二
十有四門樓四楹旣而予坐事離職嘗慨嘆不獲
畢工而去持辟者謂予過可矜俾復其任是年冬
再建育德齋正蒙齋各三間計二十楹又明年建
兩廡十間計一十六楹儀門三間一十二楹鄉
賢祠三間八楹夏五月戊辰旣畢工設先聖賢
神像於位釋奠以告其成嗚呼儒學之制幸獲粗

完寧曰予倡實賴民力以成寧不謀勒堅珉以垂不朽夫石樓古爲屈地竊近邊鄙讀書爲儒者固鮮而忠義之士亦往往有之秉彛好德人之恒性

衣食足則禮義生願在人上者作興爲何如耳予以匪材假令是邑在任旣無以興民行今旣解組而去尙俟繼宰之賢增光前烈予則知縣顧碩字景蕃天台人也訓導董承祖字谷場藁城人也縣丞度能字用中河南人主簿宗秉彛字孝先淮安人典史高桂芳字子芳會稽人咸贊其成與有力

焉因並記之

洪武九年夏六月記

石樓縣營建記

丙辰進士 王 炬

李侯名光字營之米脂世家也矧石樓爲邑僻在
山隅縣治學校公署肇字自洪武年間創造率皆
傾圮殘壞前令憚於煩擾漫不介意正德甲戌歲
侯來宰是邑治餘政暇獎勵民力縣治爲發政施
令之府故首及之脩琴堂三間不日而成建儀從
房三間畜馬房六間儀門狹隘無以壯觀拆舊爲
新建薰樓三間足以聳民心之觀瞻學校爲育賢
儲材之地抑又次焉修號房二十餘區門樓一座

名之四
三
碑亭二間創鄉賢祠三間厰倉三間教官住宅一
所十間爐星門垣義士張彪施財修建財帛本食
俠多贊助足以培士子之英氣城隍廟建一方保
障牌坊一座金碧輝煌察院建澄清牌坊一座彩
色炫耀上司下司循舊規修葺維新府治總舖因
隙地一時肇創又因利民之事城東二水相合衝
激城垣僉人夫千餘丁躬自督工晝夜不息鑿岡
爲渠驅水北行期僅四旬厥功告訖仍蓋七聖廟
五間門樓一座以鎮水患又於故河塞口植柳千

株以固南岸兵部尙書韓公平陽通府閭公各有
碑記上覆碑亭以蔽風雨建八蜡廟三間演武亭
三間邑厲壇一間城南隘險處建門一座以備不
虞城內外庵口各置門一座以防不測

龍亭儀仗金鼓鮮明文廟祭器供棹全備皆候隨機
措置里甲不動分毫凡堂扁門坊大字出自手筆
清奇可愛夫自下車甫及三載故庶務次第畢舉
是以人雖勞而不怨工惟敏而樂爲於是民間私
歌之曰石邑李侯庶績克修民安政舉四境無憂

良以我侯昔在順義抑強鋤暴爲權貴府擠今立
心行政亦不異於順義至於催賦稅理訟獄以爲
分內事爾又有餘力以及乎他而聲聞愈藉甚也
忽有鄉耆數十輩請予求記以垂不朽予於是歷
歷誌之以識歲月云正德丁丑季春

石樓縣重修儒學記

周士章

古天子之造天下也咨命司徒敬敷五教董之師
儒陳之鐘鼓必建立學宮以爲廣厲之地是以國
之子弟鄉之子弟群然知嚮風焉垂數千百年於
茲功匪淺鮮俗必惇先王之制家不藏非聖之書
諸不在六藝之科勿使並進復嚴奇袤左道之誅
以故孝弟力田者進賢良方正者進博學宏詞者
進下逮一材一藝皆得貢於天子出學問以成經
濟今日之諸生卽異日之公輔

國家食尊賢敬士之報者豈非吾儒尊經稽古之力
哉粵稽石樓地隸平陽教接西河其猶先王先賢
之遺乎石之封礦瘠莽蒼石田陶穴而無大澤平
原石之人士愿女憧勤本不逐末尙廉耻而重犯
法石之俗樸鄙節儉有蟋蟀在堂弗曳弗婁之舊
其爲文也恂幅無華彫琢不事務規正始然而盛
衰關乎氣運修舉賴乎人材石之學宮自元季兵
變傾圮明初克復建立至景泰重修甲戌十月經
始乙亥六月落成首其事長汀馬令君榮邑紳王

郡守君矩多歷年所其間英杰崛起髦士烝烝如
先朝鄭公允中成進士歷廉訪而晉宰相褒封衛
國溫公德榮由進士任至招文館大學士褚公不
華榜眼及第累官淮安廉訪贈榮祿大夫而宋而
元以及明之諸賢離離竹帛迄明季崇正之壬申
逆闖李自成由陝渡河而東首發難端城漕土國
燎遍民居廟寢踐爲瓦礫咸陽餘劫禍及石樓何
減祖龍之一炬哉迄今

聖朝定鼎首崇文教甫修嘉禮於草莽未幾而潢池

又弄兵矣戎馬蹂躪澤宮能爲一木支乎遷延數
載兵燹驚魂猶未貼息又何人向茂草而問之修
舉廢墜實賴乎人材也順治之丙申潯水劉公資
生以郡別駕代庖於石文章餘吏治撫循彫敝進
子衿而加之陶育時太原孝廉姜肇周乞糴於此
學術行誼大雅不群毅然以風教自任誠爲志同
道合嘗臨泮壁而愴然焉宮廟不肅何以光俎豆
齋署未建何以蔽風雨每從諸生講習暇商光復
之策思所以妥先靈而謀爰止欲盡

文廟兩廡櫺星泮池庀之葺之度支浩繁匪朝伊夕
可以報罷也三月間劉公進郡紳衿父老而計之
釀金捐助先齋署經營焉不致僦居爲臯比絃誦
有其基矣雲香堂併住宅兩廂門樓廡廡之屬度
工量物爲費甚約予四月抄捧檄來諸務未遑亟
於學宮文章性命原素志也其時繕修可及半予
亦稍捐俸糞以告成事嗣是伐黃雲之木開翠金
之陶迺有事於泮宮爰美輪奐爰塗丹雘東西廊
廡煥然新之櫺星之門設有朱攔騰蛟起鳳之表

式巍立矣予初過黃雲山占石之風氣焉千峰拱
秀嵯峨嶸崎英蹕磊落之材自當輩出二水奔流
潏洋噴薄揮斥肆應之儁應復挺生况峻塔凌空
現天然之文筆大河飛浪助才士之雄風又堪輿
家之所推重者也今日者雲石任公瑞鍾山川望
集海內爲不世出之英讀書中秘兩權關稅稱淮
陰之名太守德政爛然與向日之褚公位望相埒
後此多士雲興繼鄭褚王諸君而起亦定有其人
端必於起化之地而加之意始不負古天子造天

下之意也。雖然挽回氣運，修舉廢墜，豈不賴人材哉。因爲之記。

石樓縣勸建學署記

周士章

古人勸建不爲爲已亦不設垂久之意一有此意
便是爲已便不可垂久於戲天下何事可以垂久
寧勸建之蹟哉歷世勸建之處壞榻煙灰碑文剥
落後人按圖索攷百不得一二獨其一段心光千
百年如一日無論勸建有關教化爲

國家育才地卽一草一木過其地而有令人憑吊歛
吁者矣可見天下任一事便當盡一事之職一事
之職盡而一事垂久矣何嘗先設一垂久之意乎

若以爲人生朝露萬事郵舍又非吾儒程功鑄業
之意目擊廢圯委之他人自視爲何等况爲寢食
課教地何可不一剏建也淹淹日暮輩視此當爲
晨警不然官亦郵舍况爲郵舍之舍三年官舍將
使老鬚獨負以歸耶倘私自計今日之鳩葺某某
廳某某廡某某廡後人登斯堂入斯室曰某
某之所鳩葺是又設一垂久之意古人無之石樓
學署火於明季崇正之壬申剏建於我

清順治之丙申春三月至秋九月落成計廳前後廂

左右門樓廡廡共二十間首事楚濃劉公資生竣
事邑紳士暨父老予亦與焉約費百五十餘金
所爲司鐸而董是役者何人太原孝廉姜肇周也

順治丁酉夏

曹學師記

周士章

自古帝王御極建學首重師儒謂夫學宮爲興文之地學師爲興文之人也今

皇上推授教職在內則命九卿在外則命督撫驗其材品課以文藝兼優者而始授乃職蓋以廣文一官振興文教苟非其人奚堪師表誠慎之也秀容

曹公應運而起除授爲石庠司訓目擊石邑學宮兵燹之後殘缺不堪賴前任賢司牧趙公建修正殿王公創立兩廡其外

崇聖祠名宦鄉賢祠以及學門周圍牆壁僅存故址
竟無片瓦尺木之遺牲畜任其出入男婦目爲捷
徑嗟乎以首善之地而等諸荒坵過之者罔不傷
心焉雖歷來秉鐸有人而修葺之舉有志未達公
甫下車目覩心測毅然奮興曰余承乏是庠則是
庠之廢興是余之責也夫可任其廢墜而不爲之
所曠官之咎其誰任之爰是謀及紳士約與共事
衆則謙讓不遑公曰諸公勿以工大費繁倘後此
之不繼余甘罄薄俸以觀厥成衆則感謝稱善公

遂鳩三屯材越兩載而募建

崇聖祠三楹明倫堂五楹名宦鄉賢祠各三楹
泮義路禮門泮坊一座學門墻垣整修周備煥然改觀
或一時人才蔚起文風丕變望鵬程而奮飛孰非
公之功德所基也哉茲因美事不可無傳協瀝蕪
詞以誌百世云

石樓營五花新壘碑

周士章

石樓營之建官兵三百三員名戰守兵各一百五十名馬三十八匹左右兩哨轄之統於守戎春秋
捺演冬十月撥營一員兵一百五十名防河石兵
燹後掌故無稽相傳昉於崇正乙亥歲冬十有二
月始將者龔能嗣是者予同里鄭文貴也縣治西
九十里黃河岸側花底窰有舊址焉石踞萬山巔
附崖爲城高壘盡四面內望西阻大河東與汾郡
接黃雲山界於其中草樹蒙絡人煙斷絕險莫險

於此而大河對岸卽西秦最爲盜賊出沒崇正壬
申歲秋八月內闖賊李自成卽於是處渡河踰嶺
破垣首以石爲寢處地恣意淫殺備極焚掠慘狀
慕容垂之春燕巢林殆其似之不知當日三晉諸
臣何慮不及此預爲設防抑爲功令繩束不敢出
一言又恐當日卽有分防卒伍亦屬無用國家無
事厚餽養兵及至危急不收一兵之用比比而然
滋蔓難圖禍及明祚銅駝委之荆棘石實罹首難
哉由是石之防河爲第一着戍黃雲次之隰寧皆

可紆南北顧之防自經大刈原燎土崩僅餘殘穴
數丁崇正乙亥營兵之設事後難爲智矣逮崇正
甲申歲燕京失守賊坐朝堂衣冠甘爲奴隸惟我
朝大建旗鼓發憤爲天下雄兵威破竹闖賊敗而西
冬十月餘孽馬僞將復流於石城再陷不知當日
分防卒伍乃在何處安頓嘻可嘆矣及我

朝定鼎後己丑距崇正壬申十有八年鴻鴈驚魂尙
未安集值西秦叛逆蜂起有自稱僞王總兵下黃
進祿於春三月內乘夜復陷石新造之家又經一

番破壞勢必難再振月炤流亡荒煙漠漠石之父
子相弔莫不輕去其鄉以此地爲畏塗不知當日
分防卒伍又在何處安頓主將夙無紀律賢不肖
無庸再計繼此烽煙始息人民漸歸城郭主之有
牧營壘則未之或建殘創遺黎晨星落落新雨道
少人可爲寫炤予於去歲之丙申夏四月承乏茲
土入其境周諮往事感慨傷懷泣數行下職司牧
民樽節愛養勸農樹植良非易易遑忍淫刑以逞
爲錢穀報最計乎越三月鳳山陳都閫捧檄守此

鳳山固伊閩間豪傑蚤歲從征江楚復入閩越大
小數十餘戰厥功爛甚初抵石下一令諸將士莫
不股栗野戰之卒咸就紀律勤訓練討軍實親巡
河干嚴飭防守石賴爲保障縣治西九十里有營
舊趾瓦礫都廢無從復輯乃行視城西寬厰地特
建設新營廳事先是予同里陸時雨備茲四年尋
以官去有志未逮鳳山不費民間一草一木捐俸
鳩工不日落成而武備克修昔李廣治兵不用紀
律依水草好野戰爲漢名將程不識刁斗夜嚴師

稱紀律而功與廣等廣不足法鳳山洵不識後身
哉使當日闖賊發難時有鳳山爲主將了此不過
八日何至滋蔓流毒遍天下嘻可嘆矣吾聞將驕
卒墮其國不可爲理文武不和終難以成功鳳山
負雄傑之資不可一世又雅近文吏與予及肇周
姜外史稱金石交說者謂鼎足而三屹若長城西
賊聞應膽破鳳山足以當之予則何敢予時過其
營壁門新柳拂拂野草間花盡譜作五花八陣環
皆邱隴田陌進父老課農桑營並可爲公堂左右肇

周來此則乙未曉兵柳生白面饒有黃石兵符矣
堪解願一笑予爰顏其額曰五花新壘五花者言
其兵有紀律新壘者首叛也異日鳳山爲

天子推轂闔外成功垂名竹帛則五花新壘可與羊
叔子峴山共傳不朽遂碑

順治十四年歲次丁酉孟秋

有元資德大夫大司農鄭公先塋墓記

翰林院奉旨榮祿大夫兼管翰林院國史趙孟
禛延祐六年秋九月二日

仁宗皇帝御鹿頂殿顧謂侍臣曰朕聞德懋懋官功

懋懋賞資德大夫大司農卿鄭允中從二紀於茲

矣朝夕納誨輔臺實多官雖云懋官懋賞慶以封

讚上延三代可乎僉曰宜如聖訓乃命中書省議

贈高祖考文翼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追

封韓國公謚康簡祖考璘加贈純誠保德功臣太

保金紫光祿大夫追封韓國公謚安靜考濟推誠
繼美功成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韓國公謚
莊肅高祖妣褚氏祖妣高氏郭氏妣任氏段氏俱
韓國夫人允中不勝飲惠將播是寵碑其先塋爲
不朽之計詢於畿良凡事處於先生之門昆季教
之以敬忠允中服膺不忘以至於有今日傳曰無
本不立無文不行今雖美非先生文之基何以行
之哉因伏地請銘畿良其信道篤爲叙之曰春秋

左史傳曰

天子

德因以賜姓錫之土而命之氏鄭之爲

姓原於鼻祖友祚土於周以宣王弟國於鄭爲金
華之屬縣其武公定平王於東都徙封虢會之地
號新鄭爲今汴之屬州下至戰國子孫播蕩散在
諸國逮漢及唐至金史不絕書於戲則鄭其史亦
尚矣哉是族之家隰也由司徒始當金之中華以
龍虎衛上將軍銀夏節度使移刺鎮西州其爲政
也寬猛相濟州民懷之卒官子孫家焉以至今今
州卽古之屈產爲今隰之屬縣石樓也高祖妣褚

生四子元亨利貞俱隱德弗耀元其曾祖考也曾
祖妣薛生祖考璘以祖任尹石樓皇元府臣因之
版令再爲當干戈焚蕩之餘流徙未復子遺蕭然
鷄犬之音杳不相聞於是招而綏來之餓吾粟而
疾吾藥俘吾購而鰥吾偶民集附茹較之他處稱
庶矣哉祖妣高生伯考誠浦字潤夫後從渡江卒

軍中伯妣賈生輔四女皆歸同郡士子輔三子仁

智勇二女繼祖

妣鄭全史長之女生先君諱濟字
惠夫具實自有神道碑茲不復敢

云仁宗在震邸也由允中侍未出閣也歷年既久
小心謹慎朝論有石膺之風而學術過之以爲大

節率更令門監察御史郭文卿賢舉以自明仁宗
曰子聞如何修其能以對旣升諸公如其言仁宗
嘉之以爲知人至大改元宮帥府罷奏爲翰林侍
讀學士猶以未知制誥罔修國史中身任之武宗
皇帝所請加之帝聞誰歟對曰斯臣也昔嘗進講
奕書者帝曰俞遂可之明年以爲尚書禮部侍郎
又明年進兵部尚書甫三時爲下令曰若吾故臣
旣掌邦政不得如宮僚朝夕進見奏加昭文館大
學士資德大夫相府後加兼管工部尚書聞以其

謹慎克敦匠事特調之至大四年以功遷叅知江西行省政事皇慶二年憲臺奏山東道憲綱不攝請親臣蒞之上曰惟鄭允中可縮麻將就道復授資德大夫太醫院使未幾旨差宣撫甘肅道使還稱旨延祐二年遷崇祿院使政除陝西行中書省左丞以疾陳上復大司農卿畿聞而喟曰傳有之活千人者封後又曰禮儀威儀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畿著言亦有云朝逢掖而夕豹褻者篤敬以致之也又云匹夫無土克修惟土子於鄭氏祖

孫徵之矣

銘曰

厲王子友

肇錫土姓

以周卿士

開國於鄭

蒼姬訖祚

子孫無土

逮至漢唐

華誥鷹揚

安遠都護

惟永惟武

儀司廣文

薰虔恪恭

史臣錄績

世榮其勲

有元司徒

嗣孫太保

民墜塗炭

拯之有道

饑焉邛穀

鰥焉邛偶

疚兮倂兮

而藥而購

活千人斯

報以封後

世代有孫

恩賞薦懋

謙尊不危

土朝豹褒

大寶存政

清而不諛

勒石墳阿

詒孫子謨

至正十六年四月吉日

邑侯王公碑記

馬汝驥

石樓縣舊亡站糧議者增之惟茲疲民實嗷嗷弗
寧居乃縣令王侯仁以奏於

朝下撫巡官期復其舊縣之士大夫致仕張判鑑輩
德焉乃以諸生劉邦彥默學明介寧鄉劉子世新
來告焉汝驥曰循哉吾侯善恤民之隱夫立站有
方徵稅有經忽焉增焉不於其侈區于其疲民謂
之通融然哉循哉吾侯恤民而犯其上於戲乃竟
從焉固其理弗奪哉而不記之貞石以詔來世安

知不有樂更張者之復增也夫吾縣僻在萬山之
中地瘠薄寡生產不通舟車商賈宦來者未始樂
也往候之始至也縣之戶百曰夫民之不富孰職
哉於是乎明號約招徠廣儲蓄時賑貸而翹翹至
者幾萬庶矣曰夫庶之不安孰職哉於是乎割貪
漁教耕植準徭賦省徵求而民咸熙熙以生安矣
曰民未知法曷可罰哉於是乎榜科條直訴訟擊
豪強格徂諛信屈鬱寬獄械而犯法者鮮矣曰民
未知禮曷可以哉於是乎擇民子弟于社試其才

者升之學親課詁考惰勤必賞罰裕廩膳飾廟宮
起壇祠春秋竭誠木鐸日警而興禮者衆矣夫庶
而安而法而禮吾侯之政成也而惴惴不少逸惟
職有尸焉是懼稽政之妨民而巨者莫甚於茲站
故謀之二載而奏奏之二載而蠲而侯志獲焉而
民澤流焉夫古之名循吏者必有紀傳太史氏其
亡勒也馬子曰令哉王侯其知政理矣夫如有所
愛必先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林者
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澀

之沸不見止養之飼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終不得
活令哉王侯其知政理矣夫一邑之政天下備焉
語曰賈人有牛庖人善解王侯蓋屋巨族崇蓄而
慎修故有發必行有任必至卽其學達之天下可
矣豈偶爾能哉記曰石樓縣站糧貼青龍賈令二
驛伍百拾石有竒徵糧陸百壹拾貳兩有竒貼同
戈通運所貳百肆拾壹石有竒徵銀壹百貳拾兩
有竒議增於嘉靖丙戌十月越巳丑八月蠲之

督理龍江關工部任公德政碑記

聞之立德立言立功垂三不朽播當時傳後世有足重也第古今風會多所變遷求忠孝節義紹聞衣德祖父相繼不惟一人且一門不惟男子且巾幗則古之范文正公兵農禮樂無不兼優富鄭公將相聘使惟其時措其緒餘耳如水曹雲石任公古晉屈巨族也祖翠金公父子儉公積德行義山僻窮陬多待舉火施粥飯贖子女人咸食其利以爲生不第邑人戴之冥冥感祐

帝天亦多呵護以是善後是亦足矣暨雲翁復修舊業如西伯陰行善一以忠孝節義爲本嗣撓捨之變公之祖母許氏母趙氏罵賊墜城忠孝上聞表閭里誌憲綱千古不泯此非德功之最著者乎會本朝定鼎維新公應運而出越己丑晉氛肆熾公隨王師行間拮据不避風雨決策戎馬克奏膚功古文武吉甫何多讓焉時王師以婦女侍公公節次送歸者八人此中節義陰功非可勉而致也痛梓里遭變每損貲贖回子女百餘人俾其得所仍

招撫遺黎活數萬衆凱旋受賞公之德大公之功亦爲最是以晉階起部爰督蕪關通商惠旅固不足道而立厰煮糜拯荒救餒爲國養民置義塚澤枯骼埋朽刹祀祝融爲民禦災捍患無不畢舉而起部中尤有最重者改折天下顏料本色等項蠲免皇木請口外採取以除天下物力天下咸歸公之德公之功而公不有焉乃註易象先輯太上感應篇疊疊篇延多士講道問業又爲國儲才此以一言而生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其忠孝節

義較之前八更爲倍出閱一載報績而

帝心簡在再蒞龍江爰有以也夫龍江之權比蕪加
難而公之治龍江且比蕪加益其律已也一介不
取其惠商也火耗有禁其禮賢也解衣推食其禁
詐也牙僧不敢肆騙地虎不得負蝸其安兵利民
也師旅無駐船之擾䟽壩免風濤之虞凡可爲名
興利除害有便地方者無請不行卽間有掣肘於
公之爲者而公胸有定見獨行獨斷不爲阻撓以
故通省紳士商民仰公茹茶飲藥之操戴公忠

愛民之畧紀爲實錄勒之石珉以志不朽則德音
功皆足垂鼎彝光竹帛將來千百世而後頌公食
德曾如范如富功勲事業一時已哉勉從士民之
請附勒於石誌公德言功所從來之萬一云爾
順治己未冬月吉旦 江南按察使余應魁

石邑賢侯 任公德政碑

鄭王牧

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也然爲一時之事易爲萬世之事難抑天下無不可治之地也然治繁富之地易治凋敝之地難於我石邑僻處萬山疊羅兵燹民生日蹙縣治將廢事誠難爲之事而地誠難治之地也幸天眷茲土

特簡任公明而斷廉而惠聖賢而豪傑者也甫下車卽進父老而詢疾苦次第舉行三載之迄豐功偉烈彰彰在人耳目間有不可勝數者如火耗去矣私

派葺矣刑罰省矣獄禁寬矣行戶恤矣刁訟息矣
濫差止矣此人視爲難而在公其易者也進而捐
俸金以新學宮輸貲財以修察院發牛種以賑窮
黎優作養以崇學校教紡織以勤女工勸惠賞以
勵士卒嚴保甲以靖地方修城垣以固封疆立社
學以育人才建義倉以備饑荒植樹株以廣民利
此人視爲難而在公其易者也至如清甲戶之租
稅而包賠者去布招徠之德化而逃竄者歸撫流
寓之熒氓而樂附者衆禁輕生之男婦而生全者

多掩無主之枯骨而死亡者安修閭邑之風氣而
補益者大杜竊盜之誣牽而連累者絕此人視爲
難而在公其易者也而徒步禱雨甘霖油然立沛
設醮禳瘟疔癘倏然頓消此非人力之所爲而天
若有以祐之實我公之至誠有以致之也更有進
者康熙三年科歲併爲一試文武童生止各進五
名自公蒞位時切教育文風漸變懇請 董學臺
足額各進八名不獨石邑被作人化卽全省俱沾
樸棧之恩也此人之不肯爲而公爲之者也更

進而竒者奉 命編審報簿呼名胥吏不得作奸
當堂親驗狡猾不得隱漏尤念石邑窮疲兼以徃
則太重稍豐足者間編下上下中數丁餘槩擦註
下下以故舊下上則一十六丁今擦存五丁下中
則一百五十七丁擦存一百一十二丁其老缺三
百九十三丁以幼壯頂補較之從前絕丁累民之
害永絕無遺此人之不敢爲而公爲之者也更有
進而竒者石邑舊隸平陽例食河東之鹽自明季
萬曆四十二年改屬汾府其鹽引照屬平陽銷納

山路崎嶇搬運艱難又以貧民無力食鹽累商累民石邑之患莫此爲甚公素慮及因達撫臺諮詢利弊力爲陳請半載之期

綸音下頒准食本地煎鹽亦照汾屬納課自康熙十一年爲始其有便於民無累於商誠萬世之利也豈曰一時之計然哉此人之不能爲而公爲之者也信乎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治之地也過此以邊公之善政善教其有俾於石人者又不知凡幾矣邑之紳衿兵民沐其德政特取其事以

勒諸石俾世世相傳於不朽異日太史上之石室
無不在乎此而後來之賢宰亦無不勵於此

修建故縣橋記

周士章

距縣東五里許爲故縣趾通汾州郡行役村河一道秋至山水怒發沿堤衝沒道路爲之梗歷有年所矣石邑疊經兵燹遺黎力農不贍牧斯土者欲爲剏興良不易余承乏逾載惟與斯民休息重念環境曠土一帶童山教民樹植鳩葺津梁誠爲本願值入夏越四閱月亢暘不雨石髮就枯遑念泣東海之波是致肥蠶乎有縣民賈自英賈自秀退甘蔬食本分自守相村河水勢殺修建石橋一座

殆亦民之良也是爲記

順治丁酉孟夏之吉立石

重修南關官路記

丁其譽

大清康熙元年夏五月大雨陰連數十餘日城郭頽
屋室壞上下罕寧宇橫流之極泛濫漲溢高原激
爲湍平畛流爲川浩蕩若江河而不知其所止三
晉皆一石樓爲甚其縣境迤南而東城之內外諸
水皆滙於其處洶湧莫遏因以決焉袤延九丈餘
高約五十二尺窮若深谷行者往來居者貿易皆
於是輟邑之章甫纒掖輦戚相率謀治議者謂功
鉅費艱輒難之金不累數甯時不歷數周未可以

復也余毅然任之曰是不難工取於民力之相助
費取于士紳之共捐又勸諭里民之好善慕義者
令倡而遠近響應從之日集百餘人裹糧負甌
以來懽忻鼓舞而樂從事迺遷遷築厥道遂平猶
慮路徑基址匪石不堅日躬詣城西之野率諸左
右皆負石營將亦督其兵卒爭趨恐後小者大者
充斥於道路大顛之其西水口圍以甃塗以灰完
密堅壯有加於舊水口爾傍造屋有六先時規模
淖隘及是始闢而大之卽于美觀自十月甲辰始

事至明歲五月壬午落成其用人之力積三千五百工需磚之費積一萬九千八百數灰則無算費不求而足工不強而多七閱月而竣其間風雨霜雪有間歲暮春新不興總其大約幾逾半載計其實績僅有三月夫以經始若彼其難者何成功若斯其易也良由經理勸督者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整葺如是之敏異時民物日益以茂風俗日益以昌而令則有時而去不獲躬見此也寧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人又安知其自今日始

故邑之士大夫皆欲刻石屬予記之予亦樂爲之
記俾後人知余嘗勤勞於是邑也